

《西清古鑑》成書的時代脈絡

吳曉筠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提 要

清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皇帝（1735-1795 在位）諭令大臣將紫禁城所藏精良古銅器編纂為《西清古鑑》一書。兩年後，於十六年（1751）集古銅器 1529 件編成 40 卷本，並以〈錢譜〉16 卷為附錄。二十年（1755）完成武英殿本刻本。做為當時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古銅器圖譜，《西清古鑑》的出版是文化史中的一件大事。

過去的研究多對「西清四鑑」進行綜合研究，並就其本身及其中所載青銅器對乾隆皇帝的銅器收藏及其所蘊含的政治性進行討論。但乾隆皇帝為何會對古銅器感興趣？其感興趣的項目為何？編纂第一本銅器圖譜《西清古鑑》的背景為何？這些問題以及乾隆皇帝、朝臣及內務府造辦處在古銅器的整理、運用上所具有的不同角色，均較少被探究，仍有更多面向的背景有待揭示。因此，本文通過分析過去較少注意的宮廷銅器陳設及整理、《西清古鑑》參與者背景，及造辦處各作間的合作關係，以做為進一步認識《西清古鑑》出現背景的補充。

本文提出，《西清古鑑》是乾隆皇帝及其詞臣立基於古物鑑賞、儒學智識及歷史考據編纂的圖譜。通過查考參與者的生平活動，並留意他們在乾隆朝文化事業的參與，瞭解《西清古鑑》的編纂是由乾隆皇帝、詞臣、內務府造辦處，乃至由宮外舉薦等多樣的背景組成。特別是由畫院畫畫人及瑤瑯作來自廣東的畫瑤瑯人共同完成器物圖繪的認識，對揭示不同工藝背景工匠間的合作，及瞭解造辦處各作之間的關係及管理均有助益。

關鍵詞：乾隆皇帝、西清古鑑、古銅器、內務府造辦處

一、前言

清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皇帝（1735-1795 在位）諭令大臣梁詩正等，仿《宣和博古圖》體例，將紫禁城陳設、收藏的精良古銅器編纂為《西清古鑑》一書。兩年後，於十六年（1751）集古銅器 1529 件編成 40 卷本，並以〈錢譜〉16 卷為附錄。二十年（1755）武英殿刊刻完成。乾隆皇帝應對是書相當滿意，在之後的四十年統治中，又陸續敕編《寧壽鑑古》、《西清續鑑·乙編》及《西清續鑑·甲編》等三部古銅器圖譜，後世將之合稱為「西清四鑑」。四部圖譜共收錄古銅器 4074 件，¹ 編纂歷時近四十五年，足見乾隆皇帝對內府古銅器的重視。² 這些官修圖譜展示了內府的豐富典藏，在當時蔚為大觀，帶動風潮。如王國維指出，「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學，一盛於宋，而中衰於元明。……乾隆初，始命儒臣錄內府藏器為《西清古鑑》。海內士大夫聞風承流，相與購置古器，搜集拓本。」³ 「西清四鑑」可說是瞭解乾隆皇帝古銅器收藏最重要且全面的著作。

「西清四鑑」雖有其獨特的時代意義，但卻不為當代金石學者所重，普遍認為收錄偽器過多，考釋不精。如梁啟超論清代金石學所言，「其『金文學』皆考證商周銅器。初，此等古物，惟集於內府，則有《西清古鑑》、《寧壽鑑古》等官書，然其文字皆摹寫，取姿媚，失原型，又無釋文，有亦臆舛。」⁴ 民國初年，容庚整理著錄於《西清續鑑·乙編》原藏盛京故宮的古物陳列所青銅器 798 件，最後因「偽者纍纍」，僅擇 92 件文字、器形、花紋較佳者發表於《寶蘊樓彝器圖錄》。⁵ 他在〈清代古金書籍述評〉提到，宋代之後，元、明兩代五百年間，無繼起的著作，直到《西清古鑑》，青銅器的著作始繼續發展。但當時對真偽的鑑別太忽略，以致偽器充斥。文中又對明嘉靖七年（1528）蔣暘翻刻元至大年間（1308-1311）《宣和博古圖》重修本及《西清古鑑》殿本進行了圖繪、銘文、考釋、鑑別、排比等方面的比較，除繪圖更加精細外，其他方面均遜於《宣和博古圖》。⁶ 近年劉雨參照

1 統計數字據劉雨，《乾隆四鑑綜理表》（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7。

2 嵇若昕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原儲於紫禁城寧壽宮的「寧壽續鑑」銅鏡冊頁，推測乾隆皇帝退位後有意繼續編纂第五部以《寧壽續鑑》為名的古銅器圖譜，可惜未能完成。嵇若昕，〈《寧壽續鑑》與《西清續譜》——乾隆皇帝未竟的文化之業〉，《故宮學刊》，2015 年 1 期，頁 323-339。

3 王國維，《國朝金文著錄表》，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九四）》（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頁 3。

4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58。

5 容庚，《寶蘊樓彝器圖錄》（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3。

6 容庚，〈清代古金書籍述評（上）〉，《學術研究》，1962 年 2 期，頁 48。

考古出土銅器，對「西清四鑑」中斷代為商、周、漢的青銅禮容器、樂器進行整理、斷代及鑑定，並就當時可得之資料，彙整清末流散後的典藏地。他對「西清四鑑」提出總結式的評價，主要認為這些圖譜在保存資料上有很高的價值，但總體來說收錄偽器過多、斷代籠統而多錯，且釋文及考證水準很低。⁷ 羅覃（Thomas Lawton）也曾考察清宮舊藏青銅器，認為「西清四鑑」最大的功能是確認博物館藏品是否來自清宮，提供重要的比對參考。⁸ 這些結論對學界產生很大影響，普遍認為「西清四鑑」學術價值不高。

容庚、劉雨已對「西清四鑑」成書、版本及流傳等方面進行介紹。⁹ 近來張榮及劉淨賢更進一步，除重新考察版本及流傳，更論證乾隆九年（1744）時乾隆皇帝已命裘曰修預修《西清古鑑》，摹篆人陳孝泳也早在十年（1745）便參與相關工作。說明在《西清古鑑》〈上諭〉所稱十四年正式纂修之前，已先有五年規劃準備。¹⁰ 這一研究為瞭解《西清古鑑》的始編時間帶來新的認識。

近年清宮工藝及文化藝術相關的研究愈趨熱絡，也有一些學者對乾隆皇帝古銅器收藏及「西清四鑑」圖譜編纂相關問題進行研究。余慧君從乾隆皇帝整體收藏出發，試圖說明乾隆皇帝對待銅器的各種作為，通過典藏、包裝、編纂圖錄、展示、奉祀等等活動，來強調對周代的尊崇，彰顯天子的身分，並與歷史上商、周、漢、唐等盛世對比，以突顯其對漢文化的繼承，確立聖王形象。¹¹ 另一方面看，他也提出《西清續鑑·甲編》〈附錄〉羅列的邊疆地區器物，是乾隆皇帝展示戰利品、統治疆域的表現。¹² 韋心澄提出乾隆皇帝敕編四部銅器圖譜的緣由背景，包括：注重經學禮制、乾嘉考據學背景的支持、乾隆皇帝的崇古癖好、古物出土的機緣。他由當代青銅器及金文知識出發，分析了《西清古鑑》的釋文、圖繪及銘文描摹，認為「西清四鑑」可視為文物帳冊，且圖繪、臨摹及定名、釋文皆有缺失，但圖譜中著

7 對「西清四鑑」的總體評價見劉雨，《乾隆四鑑綜理表》，頁 10-11。

8 Thomas Lawton, "An Imperial Legacy Revisited: Bronze Vessels from the Qing Palace Museum," *Asian Art* 1:1 (1987/1988): 51-79.

9 容庚，〈清代古金書籍述評（上）〉，頁 49；劉雨，《乾隆四鑑綜理表》，頁 1-7；劉雨，〈跋考古研究所藏彩繪本《西清古鑑》〉，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 16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239-253。

10 張榮、劉淨賢，〈「西清四鑑」的成書、版本及流傳〉，收入《西清古鑑今訪 北京故宮博物院卷》（紐約：胡盈瑩與范季融基金會，2019），頁 474-475（待刊）。

11 Hui-chun Yu,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Ancient Bronzes"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7); "Bronzes from Afar: Chien-lung's "Hsi-ching Hsü-chien Chia-pien Fu-lu",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1 期（2011.9），頁 151-196。

12 Yu, "Bronzes from Afarr: Chien-lung's "Hsi-ching Hsü-chien Chia-pien Fu-lu," pp. 151-196。

錄許多內府青銅器，有保存資料的意義。¹³

總體看來，過去的研究主要是在金石學研究框架下進行，就「西清四鑑」的內容進行分析，結論主要為銘文摹寫失真、考據不精、斷代失準、偽器過多，而被認為只有記錄參考的價值。若由乾隆皇帝的角度看，則是其宣揚文治武功的重要工具。有別於過去的研究以分析「西清四鑑」本身來瞭解乾隆皇帝的銅器收藏及意義，本文擬通過探究第一本圖譜《西清古鑑》編纂完成前，古代銅器在宮廷內的使用情況，乾隆皇帝對古代銅器的認知，以及參與編修者的背景，以理解《西清古鑑》出現的時代背景、知識及侷限。這一研究的可能，受惠於近年《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的出版。¹⁴ 在各類清宮文獻檔案均極缺乏古代銅器相關資料的情況下，是書整理了雍正朝及乾隆朝內務府各作活計檔（以下簡稱《活計檔》）。通過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房錄下皇帝所頒的旨意，留下許多古代銅器相關的寶貴資料。已有許多學者以《活計檔》為研究基礎，在陶瓷、珍玩、銅鏡、繪畫等方面進行深入的分析。在「西清四鑑」相關的研究中，王光堯由檔案資料對《西清古鑑》彩繪本的年代進行研究。¹⁵ 余慧君利用《活計檔》瞭解乾隆皇帝對古代銅器的運用。¹⁶ 許媛婷、陳東和、侯怡利等也利用《活計檔》資料研究與「西清四鑑」同名的銅鏡冊頁，進一步釐清圖譜與銅鏡冊頁的關係、銅鏡冊頁的製作過程，以及圖繪的色彩顏料等等問題。¹⁷ 本文將以《活計檔》資料為主，輔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¹⁸「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¹⁹及乾隆皇帝御製詩文，²⁰通過爬梳《西清古鑑》成書前清代皇帝如何使用、品評古銅器，以及參與編修者的背景，以做為進一步認識《西清古鑑》出現背景的補充。

13 韋心滢，〈清宮藏青銅器圖譜——「乾隆四鑑」相關問題探析〉，《故宮學刊》，2015年1期，頁340-354。

1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5 王光堯，〈乾隆瓷班簋〉，《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年4期，頁60-62。

16 Yu,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17 許媛婷，〈談乾隆皇帝敕編「四鑑」與鏡匣製作〉，《故宮文物月刊》，352期，2012年7月，頁34-43；陳東和，〈〈西清續鑑鏡匣〉銅鏡畫像顏料檢測〉，《故宮文物月刊》，352期，2012年7月，頁74-80；侯怡利，〈洞天日月多佳景——乾隆時期鏡匣的製作〉，收入吳曉筠主編，《皇帝的鏡子——清宮鏡鑑文化與典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304-309。

1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網址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km2/index.html>。

1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網址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

2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二、雍正朝宮廷中的古銅器相關活動

雖然在清早期順治（1643-1661）、康熙朝（1661-1722）的檔案及圖像資料中，幾乎不見青銅器相關的內容，但乾隆皇帝在《西清古鑑》〈上諭〉謂「我朝家法不事玩好，民間鑒賞概弗之禁，而殿廷陳列與夫內府儲藏者未嘗不富。」應是說明古代銅器雖充斥於宮廷陳設及庫房，但並不為之前的皇帝所重。朱家潛指出清代皇室承接了明代的宮廷收藏。²¹ 明末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記載明代紫禁城奉天殿「兩壁列大龍櫺八，相傳中儲三代鼎彝」，說明明代宮廷應有相當的古銅器收藏。²² 在經歷明末混亂的劫掠後，目前雖不清楚清早期內府古代銅器的來源為何，似乎最可能來自於明代宮廷舊藏，而非刻意蒐羅所致。

青銅器在康熙朝宮殿的陳設情況，可參考〈深柳讀書堂美人圖·鑑古〉。這件作品為雍正皇帝（1722-1735 在位）登基前即擁有的十二美人圖之一，畫中居室的博古格子陳列了商代銅觚、周代甬鐘、戰國扁壺等三件古銅器。這些器物分別配有量身打造的木架、座，與其他陶瓷、漆器等古玩，一同做為居家陳設裝飾。²³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周獸耳匾壺〉，著錄於《西清古鑑》卷 20 頁 25，木座上刻有雍正書齋「大和齋製」及「雍邸清玩」款，也是雍正皇帝在皇子時期便已擁有的青銅器。（圖 1）

在雍正朝《活計檔》中，與古銅器相關的記錄集中於雍正元年（1723）至七年（1729）。元年〈木作〉的一筆記錄包含了周青綠亞夫方鼎、周青綠中以父卣、漢青綠調和罐、六朝鑲金銀犧牛筆插等四件古銅器。²⁴ 器物名稱表現了器物的時代判定、銘文隸定及在古代應有的名稱，展現了北宋金石學，如《考古圖》、《宣和博古圖》中古銅器的命名方式。周青綠亞夫方鼎的「亞夫」為帶有亞字形框的族徽一類銘文。這種亞字形銘文很早便受到注意，至少在《考古圖》、《宣和博古圖》中就有不少著錄，也成為之後仿古器物喜歡模仿的對象，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宋

21 滿清承接明代宮廷收藏的相關討論，參見朱家潛，〈明清宮殿內部陳設概說〉，收入故宮博物院編，《禁城營繕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頁 318-322。

22 （明）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 7，頁 1。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23 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 115、117-119、126-127。

2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木作〉，頁 222-223。四件器物尚無法與存世銅器對應，因此無法判別其是否為古代銅器，或宋代以後的仿古作品。

代補鑄亞已尊銘文，²⁵ 甚至是十二世紀高麗青瓷方鼎式爐，都帶有模擬亞字形的銘文。²⁶ 然而，宋代金石學知識雖然以器物命名的方式存在於《活計檔》的記錄中，但僅有極少的古銅器依照這種原則命名。大量的古銅器主要是以古銅、青綠等模糊詞彙命名，並與仿古、新作器物共用，反映了當時宮中對古代銅器鑑別能力貧乏，無法也無意逐一予以時代上的確認。

古銅器的主要用途是做為宮殿的陳設裝飾。《活計檔》的記錄多是為古銅器配座及蓋，或是調整插在古銅器中的珊瑚枝。²⁷ 從雍正六年（1728）的〈古玩圖卷〉可一窺雍正皇帝喜愛的銅、瓷、玉器等古玩的風格，以及這些器物做為屏風寶座及古玩格子陳設的使用方式。圖上以表現立體感的彩繪方式精細描模約兩百件古玩，其中包括了 16 件具有商周到漢代風格的各式銅器。這些銅器多加配木座、木蓋、木架、銅膽或銅鍍金蓋，使之成為書齋擺設或用具，脫離了禮書或金石學著作中所傳述的功能。如圖上的一件西周螭夔紋簋配上了玉頂木蓋及木座，由三代祭器轉變為一件香爐；一件春秋時期的棺飾加了木架後成為一座擺飾。²⁸ 因應大量陳設需求，檢視可用的器物狀況也成為工作項目。規模最大的一批，是雍正三年送交檢視的古銅器 47 件，並命令銅作修補三件銅尊。²⁹

這些雍正朝與古銅器相關的活動，是依循宋代以來，文人雅士對古銅器的使用方式。以古銅器為花瓶、香爐等融入居家空間的作法，於南宋時期即已成為世俗生活的部分。³⁰ 至明代，隨著江南文人曹昭《格古要論》（1388）、屠隆《考槃餘事》（1590）、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1591）及文震亨《長物志》（1621）等

25 故宮博物院陳列部編，《故宮博物院歷代藝術館陳列品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305。

26 許雅惠已論證此件青瓷是據《宣和博古圖》卷一〈商召夫鼎〉所做。許雅惠，〈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2 期（2012.3），頁 115-116。

27 調整珊瑚枝的記錄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雍正五年七月二十一日〈鑲嵌作〉，頁 693。

28 〈古玩圖〉之介紹見 Shane McCausland, "The Emperor's Old Toys: Rethinking the Yongzheng (1723-35) Scroll of Antiquiti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66 (2001-2): 65-75. 全圖見大英博物館藏品系統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aspx?objectId=3181177&partId=1&images=true（檢索日期：2019 年 5 月 7 日）。

2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銅作〉，頁 659。

30 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人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 93-138；Yun-Chiahn C. Sena, "Archaistic Objects in Southern Song Tombs and Caches,"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8 期（2015.3），頁 51-118。

鑑賞理論書籍的出版，古銅器的取用更進入了理論化的發展。³¹ 例如如何為古代銅器配置木蓋，以成為合宜的香爐形式，有相當講究的原則。³² 前述雍正宮廷繪畫作品及《活計檔》記錄的古銅陳設方式，也多見於明代的繪畫作品。如非屬儒學及文人書齋主題的仇英〈漢宮春曉〉，宮苑建築、庭院及屋內陳設多處几案陳設古代或仿古青銅器。³³（圖 2）晚明流行的通俗繪畫中，古代青銅器或做為被鑑賞的古物，或做為插著植物、珊瑚的擺設。³⁴ 非常接近的表現見於〈胤禛行樂圖·觀書〉。畫中雍正皇帝著文人服飾於書齋圍爐觀書，房內布置陳列書籍古玩的寶格，格上設有帶木座、木蓋的古銅鼎，一如古代文人雅士的閒居生活。³⁵

《活計檔》中也有不少雍正皇帝經營百什件的紀錄。在六年〈匠作〉關於挑選養心殿 643 件玉器古玩配做百什件的記錄中，包括了十餘種青綠、古銅器物。³⁶ 總體來說，古銅器在此時並未被視為一個單獨的項目，而是關注性較低的古玩，與多樣化材質的古玩及當代製作的物品，在格架、百什件中做為搭配的素材。

目前尚未發現雍正皇帝品評古代銅器的資料。但雍正皇帝對古銅、青綠之外的明代銅器特別感興趣。《活計檔》中將這些銅器稱為「宣銅」，據李米佳，這一詞彙在明代中晚期江南文人著作和筆記中大量出現，如屠隆《香箋》、文震亨《長物志》。³⁷ 如《長物志》論香爐，「三代、秦、漢鼎彝，及官、哥、定窯、龍泉、宣窯皆以備賞鑒，非日用所宜。惟宣銅彝爐稍大者，最為適用」，對宣爐有很高的評價。³⁸ 明晚期宣銅的品鑑知識在清代似乎頗為流通，如在雜活作任職的南匠袁景劭³⁹ 在認

31 關於明代對古銅器的鑑賞及運用理論，見（明）曹昭，〈古銅器論〉，《格古要論》（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3-17；（明）文震亨，《長物志》，收入《中國藝術文獻叢刊》（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頁 19-35；（明）屠隆，《考槃餘事》，收入《中國藝術文獻叢刊》，頁 96-112、279-294；（明）高濂，《燕閑清賞箋》，收入《中國藝術文獻叢刊》，頁 111-124。

32 「古人鼎彝，俱有底蓋，今人以木為之。烏木者最上，紫檀、花梨俱可，忌菱花、葵花諸俗式。爐頂以宋玉帽頂及角端、海獸諸樣，隨爐大小配之，瑪瑙水晶之屬，舊亦可用。」（明）文震亨，《長物志》，卷 7，〈器具·香爐〉，頁 91。

33 〈明 仇英 漢宮春曉〉，收入許文美、劉芳如編，《明四大家特展：仇英》（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 70-83。

34 蘇州片相關介紹見邱士華等主編，《偽好物——16~18 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8）。

35 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頁 119。

3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匠作〉，頁 315-320。

37 李米佳，〈「宣銅」之器——定名、標準器及其他〉，《紫禁城》，2015 年 3 期，頁 19-21。

38 （明）文震亨，《長物志》，卷 7，頁 96。

39 袁景劭為雍正皇帝重要的器物類藝術顧問。嵇若昕，〈從《活計檔》看雍乾兩朝的內廷器物藝術顧問〉，《東吳歷史學報》，16 期（2006.12），頁 58-62。

看宮中宣銅爐時可明確指出為明萬曆年松江製造，⁴⁰ 顯示當時對宣銅有較高的鑑別能力。雍正皇帝經常命造辦處仿做宣銅爐。例如，三年（1725）曾稱讚一件宣銅獅耳鼓墩爐「樣式甚好」，並命銅作仿做幾件；⁴¹ 四年（1726），造辦處雜活作鑄得仿宣銅爐二件，其中的桶子式爐因樣式好看得到了特別的稱讚。⁴² 對晚明銅器生產、品鑑及知識的掌握，以及對明代器物的讚許及模仿，⁴³ 也由此側面表現了雍正皇帝及內務府匠人對明代文人鑑賞的高度接受。

三、《西清古鑑》編纂前乾隆朝宮廷中的古銅器相關活動

雍正皇帝在位期間用心經營圓明園，因此《活計檔》中有相當多關於圓明園各殿內博古格及百什件古玩的紀錄。雍正七年（1729）開始，便有圓明園九洲清晏兩架寶貝格內裝「瑪瑙、玉器、磁、銅古玩」的記錄。⁴⁴ 此處為皇帝的寢宮，這兩架寶貝格也經常成為雍正皇帝關注的目標。十三年（1735）七月，雍正皇帝命年希堯為之配上好古玩；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雍正皇帝駕崩，年希堯尚未配置完成的古玩便由乾隆皇帝於乾隆元年（1736）改由織造處海保續辦。⁴⁵ 紫禁城內古玩充斥的情況，應也促成乾隆皇帝對古銅器的興趣。如前述繼續雍正皇帝未完成的寶貝格古玩配置，乾隆元年另為花瓶、鼎、水注、小鐸及渣斗等等九件銅器配座。⁴⁶ 此外，元年的檔案也記有經營養心殿東暖閣多寶格中的古玩。⁴⁷

一些古銅器引起了乾隆皇帝對歷史面向的興趣。乾隆元年正月八日，他關注於一件雍正八年（1730）廣西出土的青綠古銅鼓，並下令為之配做楠木箱及須彌座。七月時，將御製〈銅鼓歌〉刻寫在木箱上，並以即位前雍正皇帝於雍正十三年賜予他的稱號，署名「長春居士舊作」。⁴⁸ 御製詩前有序，詳述其來源為「雍正庚戌秋九月，廣西撫臣金鉞進銅鼓一。云民間墾田所得，名諸葛鼓，相傳諸葛亮以鼓鎮蠻

4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雍正四年一月七日〈雜活作〉，頁329。

4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雍正三年九月十日〈銅作〉，頁657。

4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雍正四年十月十九日〈雜活作〉，頁364-365。

43 除了宣銅，《活計檔》中對明代瓷器「宣磁」、「宣密」也有大量紀錄。

4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雍正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漆作〉，頁578。

4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6，雍正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匣作〉，頁672、717。

4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7，乾隆元年三月七日〈廣木作〉，頁247。

47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7，乾隆元年三月七日〈瑤瑯作〉、十二月〈玉作〉，頁14-15、11。

4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7，乾隆元年正月初八日〈木作〉，頁56。

云，因歌以紀之。」⁴⁹ 由諸葛亮南征七縱七擒蠻王後鑄銅鼓的歷史事件述起，論述銅鼓的埋藏、清代出土到呈進宮中的過程，並對銅鼓的聲音及紋飾詳加考察。

乾隆三年（1738）是乾隆皇帝大規模且有系統地整理古玩的重要開始。三年伊始，皇帝降旨給匠作的第一件工作即是整理內府的古銅印。正月初四日，先辨別 116 方銅印的等次。二十九日完成，皇帝命令將上等的 68 方配匣入多寶格，並製作印譜一冊，「其圖章每方字樣傍邊寫一楷書字小簽貼在傍邊」。次等 25 方，作印譜入在〈萬寶箱〉百什件。⁵⁰ 十一月至四年（1739）二月，將內府所藏一千餘件古銅印集合整理、製作印譜。十一月九日，將原裝盛古銅印 1109 方的五匣黑漆匣補入古銅印 52 方。四年（1739）二月八日命時任侍郎的汪由敦認看五匣黑漆匣所收銅印的年代次序，製作印譜冊頁，再按次序裝盛。後又補入一些文字無法辨識的古銅印。五月十五日，裝盛於畫雲龍黑漆匣的五匣古銅印正式命名為「金薤留珍」。對於尚未釋出的印文，由汪由敦及哈爾圖認看。仍有釋讀不出的文字，原擬於印譜該字處以「闕疑」表示，但皇帝指示「俱各寫闕字不必寫疑字」。⁵¹ 乾隆七年（1742）五月十九日，乾隆皇帝要求檢視全套「金薤留珍」，六月由汪由敦及哈爾圖認看未識印文，對還不能辨識之字，乾隆皇帝降旨「既不能認識，即將不識註闕譯二字。俟譜成時將此原摺入於圖章匣內一並呈進」。⁵² 顯示乾隆皇帝對釋文隸定的重視。⁵³

古錢幣的整理也始於乾隆三年，賴毓芝已對此進行許多討論。⁵⁴ 八月十一日，乾隆皇帝著人整理內府原有的兩匣 515 枚古錢以及隨有 597 枚歷代古錢的圖畫錢譜冊頁二冊，並為較好的一冊配一套歷代錢匣。十一月初九日，因無法配出錢譜冊頁所列全部古錢，故命佛保按錢譜冊頁上的圖樣鑄造補闕。四年二月八日，新配做的一套錢譜冊頁，名為「萬年國寶」，由蔣廷錫繪製，外匣做書套匣式。對照錢譜冊頁有缺者，依樣鑄造。原則為「其錢樣兩面有字樣者鑄兩面字，樣一面有字鑄一面字，其一面做淨面」。五年（1740）四月二十六日，再次按錢譜配套，「將現有古錢

49 〈銅鼓歌〉錄於《樂善堂全集定本》，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一）》，卷 14，頁 7-9。

5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三年一月初四日〈匣作〉，頁 285-286。

5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三年十一月九日〈匣作〉，頁 346-347。這套「金薤留珍」古銅印，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仍維持《活計檔》所述乾隆四年完成時的樣貌。

5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1，乾隆七年五月十九日〈記事錄〉，頁 138。

5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1，乾隆八年十二月六日〈刻字作〉，頁 358。

54 賴毓芝，〈「鑄造」疆域：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藏清乾隆時期二匣回疆錢幣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1 期（2018.9），頁 28-38。

合譜的挑選應用，如古錢內不能敷譜者，著佛保照所少樣式鑄造，務與錢譜三十八板分做二套，其套尺寸照錢譜大小一樣，擺錢的匣子糊月白綾裡，古色紙邊殼面糊文錦外套。另行請旨再現造古錢二套，俟造完之時將三套合在一處，其錢譜擱在上層」。以匣安排的形式可能與「金薤留珍」接近。至八年（1743）四月十日，完成新配錢譜 19 開（板），共計收入新舊古錢 889 枚。排列順序由展現滿清的歷史開始，以努爾哈赤稱汗建國的天命錢、皇太極的天聰錢、順治錢、康熙錢為第 1 開，雍正、乾隆錢為第 2 開，第 3 至 14 開由古錢及新造錢構成，第 15 至 19 開則為新造錢。新造錢中又包括了金、銀、銅、鐵等材質。⁵⁵ 八年又再做新的圖畫冊頁，並將錢譜冊頁重新配置改裝，由余省畫花卉裝飾。⁵⁶ 乾隆皇帝將古錢譜依歷史時代排序，遇闕補鑄的作法，如賴毓芝所提出的，欲通過古錢呈現一脈相承的帝王譜系。⁵⁷ 將本朝錢譜置首的做法也同時表達本朝在這一譜系中的至高位置。

在整理銅印、錢幣的期間，乾隆六年（1741）也進行較大規模的銅器整理。在二月十八日至四月十三日間，分八次交出共計 105 件冠以青綠、古銅或商絲（即嵌金銀絲）的銅器，為之配木座、木蓋或木架。⁵⁸ 又如六月十二日，提出了 15 種 30 件青銅器，包括「青綠提梁卣二件、青綠鎖環提梁卣一件、青綠雙管扁瓶一件、青綠膽瓶一件、青綠飛脊元花觚大小七件、青綠方橄欖瓶大小四件、青綠雙環圓橄欖瓶大小四件、青綠豎耳鼎大小二件、青綠孝成鼎一件、青綠有蓋朝冠鼎一件、青綠三喜蓋朝冠鼎一件、青綠蒜頭瓶二件、青綠豎耳方鼎一件、青綠方壺一件、青綠小角端一件」，要求廣木作收拾刷洗配座。這些器物需在月內趕工完成，或許是為某處陳設準備。⁵⁹ 十月十日，交出青綠梅花瓶、青綠文王鼎、青綠匙子、青綠異獸筆洗、青綠簋、青綠橄欖瓶、燒古網兜瓶等七件由鑄爐處收拾，若無法處理則毀銅。器物名稱雖為鼎、卣、觚等符合金石學的稱法，但帶有木蓋的鼎主要是做為香爐，花觚主要做為花瓶或珊瑚瓶使用。在十月十三日收拾好的七件銅器中，流行於晚明的青綠文王鼎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並要求為之配座。⁶⁰ 十月二十六日，又交

5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三年八月十一日〈匣作〉，頁 331-335。

5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1，乾隆八年三月十一日〈匣作〉，頁 605-606。

57 賴毓芝，〈「鑄造」疆域：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藏清乾隆時期二匣回疆錢幣研究〉，頁 38。

5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0，乾隆六年二月十七日〈廣木作〉，頁 191-198。

5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0，乾隆六年六月十二日〈廣木作〉，頁 216。乾隆六年的相關記載頗多，另見頁 211-217、255-256。其中孝成鼎見於《宣和博古圖》卷 5，此器未收錄於《西清古鑑》中，說明在當時是被視為晚期器物。

6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0，乾隆六年十月十日〈鑄爐處〉，頁 45-46。文王鼎的相關討論見張臨生，〈文王方鼎與仲駒父簋〉，《故宮學術季刊》，15 卷 1 期（1997 秋），頁 1-44。

出「青綠古銅器皿十件」收拾或毀銅，包括提梁卣、雙環橄欖瓶、雙管扁瓶、朝冠鼎、煙袋、蒜頭瓶、鈴、荷葉水盛、鼓子爐、盤香爐。就器名看來，除提梁卣、蒜頭瓶、鈴等有可能屬於三代或秦漢青銅器外，多是古銅式陳設、文具及香具。⁶¹ 這些早期的整理顯示是否瞭解一件器物的時代，不是重要的事。

在博古書的運用方面，乾隆皇帝以《宣和博古圖》、《考古圖》等古器物圖譜，為新造器物的樣式參考。如二年（1737），仿做《宣和博古圖》卷五的漢定陶鼎；⁶² 六年，據《宣和博古圖》造仿古鏡；⁶³ 八年，據呂大臨《考古圖》所錄李公麟所藏玉器製作數件仿古玉器，並於其上或器座仿刻宋款「十三」、「宣和御玩」、「伯時珍藏」。⁶⁴ 十三年（1748）做新造祭器時，也以《宣和博古圖》中的象尊及犧尊為參考。（圖3）⁶⁵ 如許多學者已論述的，南宋以來，《宣和博古圖》、《考古圖》即不斷成為製作仿古器及祭器的重要圖像來源。⁶⁶ 這些記錄反映了《宣和博古圖》在乾隆朝也被設定為古物鑑賞、仿做與禮器製作的參考書。

乾隆九年正月，即預修《西清古鑑》前夕，乾隆皇帝要求為一件青綠抄斗配座，並於座上以銅絲嵌「三代法物」字樣，⁶⁷ 似展現了乾隆皇帝對古代銅器進行金石學傾向的研究興趣，及對三代銅器禮儀地位的認知。乾隆皇帝於同年得到了〈新莽嘉量〉，對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器收錄於《西清古鑑》卷34，以長達四頁的篇幅論述。他對此器的重視另可見於繪有乾隆皇帝鑑賞古代器物的〈高宗是一是二圖〉。⁶⁸ 據《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在得到這件器物後，由太族進行制度考證，另知唐代還有方形的嘉量，故要求「仿其遺制用今律度，御製嘉量方圓各一」，並加

6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0，乾隆六年十月十日〈鑄爐處〉，頁46-47。

6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7，乾隆二年五月十二日〈鑄爐作〉，頁826。

6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0，乾隆六年四月十七日〈鑄爐作〉，頁41。相關討論如吳曉筠，〈傳移模鑄：乾隆時期的宮廷造鏡〉（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皇室文物的鑑賞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五場：收藏品味的變遷與製作，2018年10月19日）。

6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1，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七日〈記事錄〉，頁484、634-635。這些器物現已失傳。

6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6，乾隆十三年五月四日〈鑄爐處〉，頁291。

66 相關論述如張臨生，〈文王方鼎與仲駒父簋〉，頁1-44；許雅惠，〈《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4期（2003.3），頁1-26；氏著，〈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頁103-170；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人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頁93-138；Yun-Chiahn C. Sena, "Archaistic Objects in Southern Song Tombs and Caches," 51-118。

67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1，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匣作〉，頁652。

68 李湜，〈清無款 高宗是一是二圖〉，收入何傳馨主編，《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頁332-333。

上同年所作〈御製嘉量銘〉，說明其目的為「製茲法器，列於大廷。匪作伊述，大猷敬承。遵鐘得度，率度量成。量為權輿，律諧六英。猗聖合天，天心聖明。」⁶⁹ 現在紫禁城太和殿前丹墀、瀋陽故宮崇政殿前月臺上均設有乾隆嘉量。⁷⁰ 據《活計檔》記載，四十年（1775）又命鑄爐處新造刻有滿漢字的嘉量。⁷¹ 這些活動均說明乾隆皇帝非常重視以陳設當朝「法器」嘉量做為其符合天心、為政有度的標誌。

乾隆十年（1745）開始大規模整理內府所藏古銅鏡，許媛婷及侯怡利已有專門論述。⁷² 《活計檔》記載，十年為 60 面古鏡配做假書冊式匣套，稱為「鏡子冊頁」。⁷³ 至十二年（1747）共計完成 4 套共 32 冊。⁷⁴ 在《西清古鑑》完成的十六年，又為 16 面古銅鏡配做冊頁 2 套，題名為「鑑古輯珍」。⁷⁵ 其中 12 件可與《西清古鑑》所錄銅鏡名對應。十七年（1752），將之前的 4 套鏡子冊頁與後來新做的 2 套「鑑古輯珍」合併在一起，改換題簽為「西清古鑑」，即是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西清古鑑」銅鏡冊頁的最初樣貌。⁷⁶ 銅鏡冊頁附有品評等次的目錄，可見與《宣和博古圖》所錄銅鏡的相似程度為最重要的評等標準。⁷⁷

總體看來，乾隆皇帝除延續雍正朝經營古玩以為宮廷陳設、百什件集裝外，在其經營古代銅器時，更展現出以器物進行古代歷史考據的興趣，將古銅器視為權威性「法物」，以及如對古銅印及古錢整理所示，對歷史的延續性，以及如何將當代與歷史脈絡連接的想法。而對《考古圖》、《宣和博古圖》一類古器物圖譜的利用，主要是做為仿製古玩、比對銅鏡及製作祭器的參考，是以古董書的方式理解。由〈上諭〉看來，乾隆皇帝敕編是書整理「邃古法物」的緣由是「朕於幾務晏

69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 38，頁 5-6；《皇朝通典》卷 66，頁 3。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70 紫禁城太和殿前的丹墀上嘉量相關討論見王子林，〈太和殿前的嘉量與日晷——皇帝駕馭宇宙時空的象徵〉，《紫禁城》，1989 年 1 期，頁 15-17；瀋陽故宮崇政殿前月臺上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嘉量相關討論見孔晗，〈日晷、嘉量與乾隆時期瀋陽故宮的第一次維修〉，《瀋陽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 年，頁 82-88。

7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8，乾隆四十年二月十日〈鑄爐處〉，頁 117-119。

72 許媛婷，〈談乾隆皇帝敕編「四鑑」與鏡匣製作〉，頁 34-43；侯怡利，〈洞天日月多佳景——乾隆時期鏡匣的製作〉，頁 304-309。

7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3，乾隆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匣作〉，頁 682-683。

7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3，乾隆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匣作〉，頁 682-683。

7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8，乾隆十六年年五月二十七日〈廣木作〉，頁 230。

7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9，乾隆十七年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廣木作〉，頁 78。

77 吳曉筠，〈乾隆皇帝的鏡子——關於鑑賞、典藏與使用的選擇〉，收入吳曉筠編，《皇帝的鏡子——清宮鏡鑑文化與典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 293-394。

閒閒加題品夷」、「以游藝之餘功，寄鑒古之遠思，亦足稱昇平雅尚云」，⁷⁸即是從鑑賞、玩古的角度出發。

四、《西清古鑑》的參與者

乾隆皇帝很早便開始古代文物目錄的編纂工作。由他喜愛的書畫入手，乾隆八年開始編纂釋道書畫目錄《秘殿珠林》；⁷⁹九年諭令編纂規模更大的書畫目錄《石渠寶笈》。⁸⁰緊接著即是九年開始的《西清古鑑》預修工作。⁸¹書畫目錄均以在紫禁城的存放位置編目，《西清古鑑》則採《宣和博古圖》形式，由鼎開始，按器物類別編輯。

十四年〈上諭〉指示由尚書梁詩正、蔣溥、汪由敦率同內廷翰林編纂《西清古鑑》。參與編修及刊刻殿本者詳列於書中〈職名〉。(圖4)主要工作分為七大部分：(1) 監理：由兩位親王負責；(2) 編纂：由十一位尚書及侍郎負責；(3) 摹篆：由兩位舉人負責；(4) 繪圖：一位畫院供奉及六位無職銜者負責；(5) 武英殿繕書：包括太常寺少卿、翰林院侍講學士、山東監察御史、貢生候選知縣等職四人；(6) 校刊：包括國子監祭酒、翰林院編修及翰林院檢討等職六人；(7) 監造：內務府郎中、內務府員外郎、監造及庫長等職五人。共計37人，小傳整理如附表。以下通過追索《西清古鑑》編輯前及過程中參與者的活動及職銜，以更瞭解他們的專業及人事背景，以及實際分工。

監理第一位為和碩莊親王允祿，為乾隆皇帝的父輩。受其父康熙皇帝影響，精於數理、樂律，在康熙朝時即任內務府總管。⁸²乾隆皇帝登基後命其總理事務，七年命其管理樂部，並參與制訂皇朝禮樂。在內廷編纂多種皇帝敕編的國史、天文、樂律類書籍。另一位為和碩果親王弘瞻，為乾隆皇帝之弟。《清史稿》記其善詩詞，雅好藏書。兩人在乾隆朝早期均投入《欽定三禮義疏》的工作。

78 本文所引《西清古鑑》均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為本。

79 劉迪，〈《秘殿珠林 石渠寶笈》初續三編之編纂及版本情況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4期(2009)，頁94-100。

80 田藝珉，〈考鑑品藏 左圖右史：《石渠寶笈》編纂要述〉，《紫禁城》，2015年9期，頁16-33。

81 張榮、劉淨賢，〈「西清四鑑」的成書、版本及流傳〉，頁474-475。

82 《世宗憲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館臣纂修，《清實錄（七）》（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頁34。

編纂由入直南書房的詞臣組成，余慧君已對部分編纂者進行背景介紹。⁸³以尚書梁詩正為首，包括尚書蔣溥、汪由敦、侍郎稽璜、裘曰修、金德瑛、觀保、于敏中、董邦達、王際華、錢維城等，是《西清古鑑》的編纂核心。除觀保為滿人外，均為漢人。馮明珠已充分論述南書房詞臣的背景專才，及與乾隆皇帝文化成就的關係。⁸⁴《西清古鑑》的多位編纂者在之前已參加《秘殿珠林》及《石渠寶笈》的編纂。⁸⁵在現階段可查閱的資料中，這些編纂者多展現出詩、文、書、畫等方面的成就。許多學者也通過玉器及書畫上的題跋，瞭解他們與乾隆皇帝一起鑑賞、斷代及判別真偽的經過。⁸⁶在前節所述乾隆皇帝進行的古銅器整理工作中，其中八位出現在「金薤留珍」印譜的跋語；⁸⁷《活計檔》中也多次出現汪由敦認看古銅印的紀錄。「金薤留珍」所收銅印以漢代篆字印為主，⁸⁸隸定古銅印文的工作或許也成為認看《西清古鑑》古銅器銘文的基礎。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西清古鑑」銅鏡冊頁，也可見到梁詩正、汪由敦、董邦達，及《西清古鑑》繕書勵宗萬等人參與書畫片的寫繪。⁸⁹顯見以梁詩正為首的編纂群，在乾隆皇帝早期的藝術鑑賞、編纂到製作，皆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由附表編纂群參與編修的圖書看，主要著力於經、史、禮、樂等方面，應是《西清古鑑》器物釋文的主要作者。書中列有不少徵引文獻，也可做為理解其知識來源的基礎。《十三經注疏》及《史記》、《漢書》等經史類書籍，經常用於解說器物。在是書編纂完成後，由編纂大臣聯名的跋語中，強調了宋代《三禮圖》、《禮器圖》、《宣和博古圖》，以及歐陽修、董道、黃伯思、張掄、薛尚功等人的論說，說明此書內容主要參考宋代金石學的論述。這一方面因為是書以《宣和博古圖》為範本，在考據及形式上以模仿為主；另一方面，明代缺乏嚴謹的金石學著作，也使

83 Yu,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34-40.

84 相關介紹見馮明珠，〈玉皇案吏王者師——論介乾隆皇帝的文化顧問〉，收入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244-256。

85 《秘殿珠林》的九位編纂者中，包括了梁詩正、勵宗萬、裘曰修、觀保及董邦達；《石渠寶笈》的九位編纂者中，也包括了梁詩正、裘曰修、觀保及董邦達。

86 相關討論見馮明珠，〈玉皇案吏王者師——論介乾隆皇帝的文化顧問〉，頁244-256。

87 共有蔣溥、汪由敦、稽璜、董邦達、裘曰修、觀保、錢維城、于敏中等九位參與「金薤留珍」整理計畫。與《西清古鑑》編纂重合性高。

88 許多「金薤留珍」銅印已發表於張光遠，《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

89 侯怡利，〈洞天日月多佳景——乾隆時期鏡匣的製作〉，頁315；Tao Wang ed., *Mirroring China's Past: Emperors, Scholars, and Their Bronzes* (New Haven and Chicago: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2018), 154-155.

他們必需援引宋代文獻。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式法帖》。該書錄有大量三代銅器銘文，並詳加考據及隸定，且由文字的角度出發考據解析，應是編纂者隸定銘文的重要參考。在器物的說明中，古銅鑑賞類書籍僅有宋代趙希鵠《洞天清錄》出現三次，明代鑑賞書籍不在參考之列。⁹⁰ 這些參考文獻，呈現了宋代金石學為解釋內府藏器的主要依據。不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西清古鑑》「其考證雖兼取歐陽修、董道、黃伯思、薛尚功諸家之說，而援據經史，正誤析疑，亦非修等所及。」明白表示編纂者的儒學背景及訴求。

因刻印、新造器物題款等需求，在雍正朝《活計檔》中即有寫篆人方西華、徐國政的紀錄。⁹¹ 乾隆八年之後，《活計檔》中便無篆字人的相關記錄，可能在編纂《西清古鑑》時，造辦處已無較為突出的篆字人，或由其他職能的工匠代替。因此，摹寫銘文的摹篆者陳孝泳及楊瑞蓮，均是由外部舉薦。預修階段的乾隆十年，編纂汪由敦即已推薦陳孝泳加入。⁹² 楊瑞蓮為梁詩正的親戚，⁹³ 由其推薦入懋勤殿參與《西清古鑑》的編修工作。⁹⁴ 兩人均以精於篆隸著稱，除摹寫銘文外，可能也參與銘文釋讀的工作。⁹⁵

〈職名〉載繪圖七人，包括為畫院供奉梁觀，及無職銜的李慧林、丁觀鶴、党應時、羅福旻、陳士俊、程梁等。其中丁觀鶴、羅福旻、程梁等三人列於《國朝畫院錄》，稱丁觀鶴、程梁二人以人物見長，羅福旻工山水人物樓觀，並參用西洋技法，畫工細緻。⁹⁶ 陳士俊工人物，在京師時與大臣張照、董邦達、張若藹來往，後經張若藹舉薦於乾隆十一年（1746）入畫院任畫畫人。⁹⁷ 他有一些作品傳世，如國

90 《西清古鑑》〈周車軛二〉（卷 23，頁 34）、〈漢龍首鑑斗一〉（卷 35，頁 7）、〈漢博山鑑一〉（卷 38，頁 43）等三器引用《洞天清錄》。

91 雍正五年（1727）有篆字人徐國政、方西華的紀錄，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刻字作〉、十月三十日〈雜活作〉，頁 519、559。最晚一筆方西華的記錄為乾隆六年，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0，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珐琅作〉，頁 436。方西華在雍正五年時領用六十歲老花眼鏡，至乾隆六年應已七十多歲。

92 李放，《皇清書史》，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一）》（臺北：明文書局，1985），卷 8，頁 83-257。

93（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2010），冊 1，頁 303。

94 李放，《皇清書史》，卷 14，頁 83-454。

95 韋心滢從二人生平資料認為，他們缺乏金文知識及接觸渠道，被選擇為摹篆者，一方面因為非著名書家，自由創作的藝術性低，能忠實臨摹，又因工篆隸，能逼近三代文字，能辨識掌握金文。韋心滢，〈清宮藏青銅器圖譜——「乾隆四鑑」相關問題探析〉，頁 351。

96（清）胡敬，《國朝畫院錄》，收入《畫史叢書（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卷上，頁 15、頁 63；卷下，頁 39-40。

97《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4，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畫作〉，頁 457；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機構、制度及畫家〉，《美術研究》，1984 年 3 期，頁 54。

立故宮博物院藏〈高宗御書范成大照田蠶行〉。⁹⁸

值得注意的是，列名於繪圖的前幾位，包括梁觀、李慧林、党應時、羅福旼等四位，都是來自廣東，任職造辦處瑛瑯作的畫瑛瑯人。在《活計檔》一則乾隆六年十一月初三日賞瑛瑯處畫瑛瑯人錢糧的紀錄，提到羅福旼及梁觀在當時為畫瑛瑯人，需給廣東老家安家費事；而李慧林及党應時則剛由當時的粵海關監督鄭五賽選送入瑛瑯處供職。⁹⁹可見《西清古鑑》器物圖像的繪製極仰賴造辦處瑛瑯作來自廣東的畫瑛瑯人，其次才是畫院的畫畫人。

造辦處各作間的合作也充分展現在繪圖的工作。在繪製《西清古鑑》前後，李慧林與丁觀鶴一起參與了金昆於乾隆十四年（1749）起稿，郎世寧領銜繪製的〈親蠶圖〉。¹⁰⁰在刊刻完成時列在〈職名〉的繪圖七人中，僅瑛瑯作的梁觀領有畫院供奉職銜，其餘造辦處畫畫人及畫瑛瑯人的職銜均為空白。但據《活計檔》，《西清古鑑》編纂完成的十六年，梁觀、党應時、羅福旼三人告假回鄉，當時的職位均為瑛瑯匠，並未將梁觀改入畫院。¹⁰¹在《西清古鑑》刊刻後，二十一年（1756）底乾隆皇帝命「畫《西清古鑑》丁觀鶴、李會林、梁觀、羅傳文、黨應時五名，著在靜明園當差」；¹⁰²二十二年（1757）初，李慧林仍任職畫瑛瑯匠。¹⁰³說明《西清古鑑》的繪圖者在是書完成後雖分屬不同活計作，但也在一種模糊的群體概念下集結。

繕書的工作由武英殿負責。勵宗萬在雍正二年時即直入南書房，乾隆初年參加《秘殿珠林》及《石渠寶笈》編修工作，為《西清古鑑》繕書的督導。盧明楷精於樂律，在《西清古鑑》編修之前及編修期間主要於武英殿任職校對、撰修及提調官。¹⁰⁴陳大化為乾隆十三年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十六年時為編

98 此件作品曾於2018年國立故宮博物院「燈輝綺節——花燈節慶圖特展」展出。

9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0，乾隆六年十一月初三日〈記事錄〉，頁312。

100 此幅由郎世寧、金昆、程志道、李慧林合筆繪製。見鄭永昌、周維強編，《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152。

101 「初二日員外郎達子白世秀為造辦處奉聞事造辦處法瑛瑯匠梁觀等五名、廣木匠一名，於乾隆十六年七月內告假回籍，俱以奏准在案。今據粵海關監督李永標又開送到法瑛瑯匠梁觀、胡裡運、党應時、羅福旼等四名……」。《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0，乾隆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記事錄〉，頁298。

10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1，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記事錄〉，頁808。

103 「初七日造辦處謹奏為據畫瑛瑯匠李慧林呈稱……」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2，乾隆二十二年一月初七日〈雜錄〉，頁774。

104 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工作室，「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cgi/ttsquerynew?0:0:mctauac:%286287%29@NO（檢索日期：2019年5月1日）。

修。¹⁰⁵ 沈維基於乾隆朝前期活動的相關資料較為缺乏，僅知編修完成時為貢生候選知縣，二十七年（1762）任長沙知縣。¹⁰⁶ 相較於繪圖的工作調度畫院及瑯琊作不同工種的匠人參加，繕書的工作以武英殿及翰林院例行編書的工作人員負責。

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三日，《西清古鑑》編修完成前後，多位編纂大臣即隨乾隆皇帝南巡。之後的校刊工作主要由國子監祭酒陸宗楷領銜，任職翰林院的孫人龍、勵守謙、蔣櫛、吉夢熊、李英等五位負責。如武英殿繕書一般，校刊是翰林院的例行工作。孫人龍為雍正朝進士，勵守謙、蔣櫛、吉夢熊為乾隆朝進士。其中，勵守謙為厲宗萬之子，蔣櫛為蔣溥子，均為父子共同參加《西清古鑑》的編修工作。最後殿本監造的工作是由內務府、武英殿¹⁰⁷ 庶務、庫房相關人員負責，均由滿人擔任。¹⁰⁸

五、結語：《西清古鑑》的時代性

《西清古鑑》的編纂是由乾隆朝學術文化水準最高的南書房負責，立基於古物鑑賞、儒學智識及歷史考據視角，繼《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之後，為另一類宮廷典藏進行的整理。這種整理的意圖，更加明確地反映在延伸《西清古鑑》的《寧壽鑑古》。據沈初所述，其編纂目的是為記錄寧壽宮內陳設的古銅器精品。¹⁰⁹

由《西清古鑑》的編纂時程看，是在相當匆忙的情況下進行。是書於乾隆九年始預修，十四年十一月正式開始編修，十六年五月完成。¹¹⁰ 雖有前期預編規劃，但

105 秦國經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冊2，頁187。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工作室，「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scgi/ttsquerynew?0:0:mctauac:%288955%29@NO>（檢索日期：2019年5月1日）。

106 《內閣大庫檔案》，〈題覆湖南長沙縣知縣張宏燧補授所遺銜繁難要缺應准以永興縣知縣沈維基調補所遺銜繁中缺准以試用知縣夏扶英署理〉，登錄號077759-001。

107 〈職名〉記監造四格及富明屬內務府，〈活計檔〉記名列〈職名〉監造的吉蘭泰於殿本製作前後為武英殿庫長，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3，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錢糧庫〉，頁530。

108 在各式檔案中，尚查無舒義相關資料，四格、六格、富明及吉蘭泰之名則散見多種檔案。經交叉比對官職銜，表明這些為滿人常採用之名，較難個別確認檔案所記即為《西清古鑑》的參與者。校刊之翰林院檢討李英也為漢人常用之名，難以確認。

109（清）沈初，《西清筆記》，卷1：「內府所藏銅器，備載《西清古鑑》一書。寧壽宮落成，上命以成書後所得之件，選貯於內，命纂《寧壽古鑑》，體例視《西清古鑑》，而所貯不及十之二三。」（清）沈初，《西清筆記》，收入《叢書集成新編（八九）》（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1，頁6。《寧壽鑑古》在清代未曾出版，僅有初編時的寫本。

110 據《西清古鑑》，〈上諭〉：「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及修纂大臣跋語：「臣等於乾隆己巳冬，奉敕纂輯《西清古鑑》……閱二歲，歲在辛未夏五月，是編告竣，奉旨付劄刷氏。」

無法確知五年預編的工作內容。正式纂修主要集中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遴選內府所藏眾多銅器，並進行確認、斷代、定名、丈量、撰稿、繪圖、摹寫等工作。又有附錄《錢錄》，十五年（1750）始編，十六年即完成。與此同時，多位編纂大臣身兼數職。如十二至十五年，梁詩正、蔣溥負責編纂《三希堂法帖》；十三年允祿、汪由敦奉敕編《欽定同文韻統》；十四年蔣溥負責《御製詩初集》；同年允祿、蔣溥、汪由敦、金德瑛、觀保等人參加編纂《御覽經史講義》；十五年梁詩正、蔣溥、汪由敦三人編纂韻書《欽定叶韻彙輯》。這些工作集中在經史、書法、韻書等研究。在乾隆皇帝交辦多樣龐雜的工作下，主要的編纂者應難以全心投入《西清古鑑》的工作。

容庚提出銘文摹寫不準確的原因在於不據拓本而照原器摹寫，故多失真。¹¹¹由〈職名〉摹篆人這一稱謂可知，當時編纂者將金文歸屬於廣義篆書。由專精於篆刻或書寫篆隸字體者來描繪時，失去了金文原有的書風及結字結構。繪圖因無底本而必須據原器描繪。參與繪圖者由極少涉略古銅器的畫院畫畫人及瑤瑯作畫瑤瑯人共同完成。其中，引領《西清古鑑》繪製的廣東畫瑤瑯人又格外重要。如《西清古鑑》殿本〈周諸姬尊〉繁複三層紋飾及極細密的雲雷地紋，雖在部分細節上失準，但仍可見到線條的細膩程度。（圖5）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作品中，有一類畫瑤瑯仿古代青銅器的作品，（圖6）未來可進一步將《西清古鑑》圖繪與傳世清宮畫瑤瑯、廣瑤瑯進行對照研究，以瞭解廣東風格的影響。另一方面，考察工匠在不同活計間的流動，也是日後有助於瞭解清宮工藝背景及造辦處運作的面向。

[後記] 本文為106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重估『西清四鑑』：乾隆時期的古銅認知研究」(MOST 106-2410-H-136-005-MY2) 研究成果之一。本計畫是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參與美國胡盈瑩與范季融基金會「清宮舊藏青銅器研究計畫」的基礎上進行的。期間得到了基金會、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及參與學者的支持，得以對這一研究論題有廣泛考察的機會。研究過程得到了學友許媛婷、張荏、蕭好庭、葉乃婕及顏子軒的協助。承蒙兩位審查人提出許多寶貴意見，獲益良多，在此一併致謝。

111 容庚，〈清代古金書籍述評（上）〉，頁50。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宋)王黼編撰，《宣和博古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 (宋)趙希鵠，《洞天清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 (明)文震亨，《長物志》，收入《中國藝術文獻叢刊》，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
- (明)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 (明)高濂，《燕閑清賞箋》，收入《中國藝術文獻叢刊》，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
- (明)曹昭，《格古要論》，北京：中華書局，2012。
- (明)屠隆，《考槃餘事》，收入《中國藝術文獻叢刊》，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
- (清)允祿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 (清)允祿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 (清)朱汝珍，《詞林輯略》，臺北：明文書局，1985。
- (清)李放，《皇清書史》，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八三一—八四）》，臺北：明文書局，1985。
-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臺北：文友書局，1966。
- (清)李銘皖、譚鈞培修；(清)馮桂芬纂；薛飛責任編輯，《同治蘇州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清)沈初，《西清筆記》，收入《叢書集成新編（八九）》，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清)法式善，《清秘述聞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清)胡敬，《國朝院畫錄》，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七一）》，臺北：明文書局，1985。
- (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2010。
- (清)國史館編；王鐘翰校閱，《清史列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2。
- (清)梁詩正等奉敕撰，《西清古鑑》，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 (清)清實錄館臣纂修，《清實錄（七）》，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 儲嘉珩、魏紹源,《嘉慶八年重修廬江縣志》,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一〇一)》,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清) 戴衢亨等奉敕撰,《皇朝通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吳忠匡總校訂,《滿漢名臣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2-1996。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km2/index.html>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工作室,「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

近代論著

- 孔哈,〈日晷、嘉量與乾隆時期瀋陽故宮的第一次維修〉,《瀋陽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年,頁82-88。
- 王子林,〈太和殿前的嘉量與日晷——皇帝駕馭宇宙時空的象徵〉,《紫禁城》,1998年1期,頁15-17。
- 王光堯,〈乾隆瓷班簋〉,《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年4期,頁57-63。
- 王國維,《國朝金文著錄表》,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九四)》,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 田藝珉,〈考鑑品藏 左圖右史:《石渠寶笈》編纂要述〉,《紫禁城》,2015年9期,頁17-33。
- 朱家潛,〈明清宮殿內部陳設概說〉,收入故宮博物院編,《禁城營繕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
- 何傳馨主編,《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
- 吳曉筠,〈乾隆皇帝的鏡子——關於鑑賞、典藏與使用的選擇〉,收入吳曉筠編,《皇帝的鏡子——清宮鏡鑑文化與典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288-303。
- 吳曉筠,〈傳移模鑄:乾隆時期的宮廷造鏡〉,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皇室文物的鑑賞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五場:收藏品味的變遷與製作,2018年10月19日。
- 李米佳,〈「宣銅」之器——定名、標準器及其他〉,《紫禁城》,2015年3期,頁18-41。
- 邱士華等主編,《偽好物——16~18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8。
- 侯怡利,〈洞天日月多佳景——乾隆時期鏡匣的製作〉,收入吳曉筠主編,《皇帝的鏡子——清宮鏡鑑文化與典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304-319。
- 故宮博物院陳列部編,《故宮博物院歷代藝術館陳列品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韋心滢，〈清宮藏青銅器圖譜——「乾隆四鑑」相關問題探析〉，《故宮學刊》，2015年1期，頁340-354。
- 容庚，〈清代古金書籍述評（上）〉，《學術研究》，1962年2期，頁48-62。
- 容庚，《寶蘊樓彝器圖錄》，北京：中華書局，2012。
- 秦國經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 張光遠，《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
- 張榮、劉淨賢，〈「西清四鑑」的成書、版本及流傳〉，收入《西清古鑑今訪北京故宮博物院卷》，紐約：胡盈瑩與范季融基金會，2019，頁474-487（待刊）。
- 張臨生，〈文王方鼎與仲駒父簋〉，《故宮學術季刊》，15卷1期，1997年秋季，頁1-44。
-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許文美、劉芳如編，《明四大家特展：仇英》，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
- 許媛婷，〈談乾隆皇帝敕編「四鑑」與鏡匣製作〉，《故宮文物月刊》，352期，2012年7月，頁34-43。
- 許雅惠，〈《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4期，2003年3月，頁1-26。
- 許雅惠，〈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2期，2012年3月，頁103-170。
- 陳東和，〈《西清續鑑鏡匣》銅鏡畫像顏料檢測〉，《故宮文物月刊》，352期，2012年7月，頁74-80。
- 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人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收入氏著，《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93-138。
- 嵇若昕，〈《寧壽續鑑》與《西清續譜》——乾隆皇帝未竟的文化之業〉，《故宮學刊》，2015年1期，頁323-339。
- 嵇若昕，〈從《活計檔》看雍乾兩朝的內廷器物藝術顧問〉，《東吳歷史學報》，16期，2006年12月，頁53-105。
- 馮明珠，〈玉皇案吏王者師——論介乾隆皇帝的文化顧問〉，收入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241-258。
- 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
- 劉雨，〈跋考古研究所藏彩繪本《西清古鑑》〉，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16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239-253。
- 劉雨，《乾隆四鑑綜理表》，北京：中華書局，2004。
- 劉迪，〈《秘殿珠林 石渠寶笈》初續三編之編纂及版本情況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 2009年4期，頁94-100。
- 鄭永昌、周維強編，《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
- 賴毓芝，〈「鑄造」疆域：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藏清乾隆時期二匣回疆錢幣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1期，2018年9月，頁1-62。
- 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機構、制度及畫家〉，《美術研究》，1984年3期，頁51-54。
- Lawton, Thomas. "An Imperial Legacy Revisited: Bronze Vessels from the Qing Palace Museum." *Asian Art* 1:1 (1987/1988): 51-79.
- McCausland, Shane. "The Emperor's Old Toys: Rethinking the Yongzheng (1723-35) Scroll of Antiquiti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66 (2001): 65-75.
- Sena, Yun-Chiahn C.. "Archaistic Objects in Southern Song Tombs and Caches,"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8期，2015年3月，頁51-118。
- Wang, Tao ed., *Mirroring China's Past: Emperors, Scholars, and Their Bronzes*, New Haven and Chicago: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2018.
- Yu, Hui-chun. "Bronzes from Afar: Chien-lung's "Hsi-ching Hsü-chien Chia-pien Fu-lu"" ,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1期，2010年9月，頁151-204。
- Yu, Hui-chun.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Ancient Bronzes."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7.
- British Museum. "Collection online" Accessed May 7, 2019.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search.aspx.

圖版出處

- 圖 1 周獸耳匾壺及木座，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 明，仇英，〈漢宮春曉圖〉卷（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 《宣和博古圖》與《皇朝禮器圖式》的犧尊、象尊。a〈周犧尊二〉，宋，王黼等撰，《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元至大間刊明印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b〈周象尊〉，宋，王黼等撰，《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元至大間刊明印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c〈太廟正殿犧尊〉，清，允祿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d〈太廟正殿象尊〉，清，允祿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 〈職名〉，清，梁詩正等奉敕撰，《欽定西清古鑑》，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5 《西清古鑑》殿本〈周諸姬尊〉與原器。a〈周諸姬尊〉，清，梁詩正等奉敕撰，《西清古鑑》，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b 商後期，亞醜者姁方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6 清，乾隆，畫瑤瑯雷紋獸耳銜環蓋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附表 《西清古鑑》〈職名〉所列參與諸臣生平

職名	姓名	時任職銜	籍貫	生卒年	傳略(節錄)/ 生平資料	參與/著作	資料出處
監理	允祿 (愛新覺羅氏, 聖祖第十六子)	和碩莊親王	滿洲	康熙 34 年 (1695)~ 乾隆 32 年 (1767)	允祿精數學, 通樂律, 承聖祖指授, 與修數理精蘊。乾隆元年, 命總理事務, 兼掌工部, 食親王雙俸。七年, 命與三泰、張照管樂部。二十九年, 允祿年七十, 上賜詩褒之。三十二年薨, 年七十三, 諡曰恪。	《大清會典(雍正朝)》 《日講春秋解義》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 《世宗憲皇帝上諭旗務議覆》 《世宗憲皇帝諭行旗務奏議》 《律曆淵源》 《皇朝禮器圖式》 《御定子史精華》 《御定音韻闡微》 《御定駢字類編》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 《御製歷象考成後編》 《御選唐宋文醇》 《御覽經史講義》 《欽定三禮義疏》 《欽定同文韻統》 《欽定協紀辨方書》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清史稿校註》, 冊 10, 卷 226, 列傳 6, 頁 7812-7813。
	弘瞻 (愛新覺羅氏, 世宗第六子)	和碩果親王	滿洲	雍正 11 年 (1733)~ 乾隆 30 年 (1765)	善詩詞, 雅好藏書, 與怡府明善堂埒。節儉善居積, 嘗以開煤窰奪民產。從上南巡, 屬兩淮鹽政高恆嚮人蔭牟利, 又令織造關差致繡段、玩器, 予賤值。二十八年, 圓明園九州清宴災, 弘瞻後至, 與諸皇子談笑露齒, 上不懌。又嘗以門下私人屬阿里袞。上發其罪, 並責其奉母妃儉薄, 降貝勒, 罷一切差使。自是家居閉門, 意抑鬱不自聊。三十年三月, 病篤, 上往撫視, 復封郡王。旋薨, 予諡。	《欽定三禮義疏》	《清史稿校註》, 冊 10, 卷 227, 列傳 7, 頁 7841。

職名	姓名	時任職銜	籍貫	生卒年	傳略(節錄)/ 生平資料	參與/著作	資料出處
編纂	梁詩正	經筵講官太子少師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	浙江錢塘	康熙36年(1697)~乾隆28年(1763)	<p>①梁詩正，字養仲，浙江錢塘人。雍正八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十三年，以母憂歸。高宗即位，召南書房行走。乾隆三年，補侍讀學士。累遷戶部侍郎。十年，擢戶部尚書，十三年調兵部尚書。十四年，加太子少師，兼刑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協辦大學士。十五年，調吏部尚書。十六年，從上南巡，詩正父文濂八十，予封典。十七年，疏乞終養。二十三年，丁父憂，召署工部尚書。二十四年，調署兵部尚書。二十五年，服闋，真除，仍命協辦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二十八年，授東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尋卒，諡文莊。</p> <p>②六年三月，充《皇清文類》館副總裁。十二年，充《文獻通考》總裁。三年十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二月，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四十五年，上追念內廷詞臣資望最久者，莫如詩正及故刑部尚書張照，御製〈懷舊詩〉，列詩正於五詞臣首。</p>	<p>《矢音集》 《石渠寶笈》 《西湖志纂》 《皇清文類》 《秘殿珠林》 《御刻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 《御製詩二集》 《御製詩初集》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 《御選唐宋詩醇》 《欽定叶韻彙輯》 《欽定康濟錄》 《欽定授時通考》 《欽定錢錄》</p>	<p>①《清史稿校註》，冊11，卷310，列傳90，頁8999-9000。 ②《清史列傳》，冊5，卷20，頁1529-1533。</p>
	蔣溥	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	江蘇常熟	康熙47年(1708)~乾隆26年(1761)	<p>①(蔣廷錫子溥)，字質甫。雍正七年，賜舉人。八年進士，改庶吉士，直南書房，襲世職。廷錫卒，溥奉喪歸，命葬畢即還京供職。十一年，授編修。四遷內閣學士。乾隆五年，授吏部侍郎。八年，授湖南巡撫。十年，授吏部侍郎、軍機處行走。十三年，擢戶部尚書，命專治部事。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命協辦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掌翰林院事。二十年，兼署吏部尚</p>	<p>《皇朝禮器圖式》 《國朝宮史》 《御製詩二集》 《御製詩初集》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 《御覽經史講義》 《欽定大清會典》 《欽定叶韻彙輯》 《欽定康濟錄》 《欽定授時通考》 《欽定盤山志》</p>	<p>①《清史稿校註》，冊11，卷296，列傳76，頁8823-8824。 ②《清史列傳》，冊5，卷20，頁1533-1536。</p>

職名	姓名	時任職銜	籍貫	生卒年	傳略(節錄)/ 生平資料	參與/著作	資料出處
編纂					<p>書。二十四年，授東閣大學士，兼領戶部。二十六年，及卒，復親臨奠。贈太子少保，發帑治喪，賜祭葬，諡文恪。</p> <p>②十七年，充《文獻通考》館正總裁。十九年，命偕汪由敦、董邦達修《盤山新志》。溥工寫生，有父廷錫遺法，每進呈，多蒙御題，有「師承家法間圖出，右相丹青有後生」之句。</p>		
	汪由敦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工部尚書	浙江錢塘	康熙 31 年 (1692) ~ 乾隆 23 年 (1758)	<p>①汪由敦，字師茗，浙江錢塘人，原籍安徽休寧。雍正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遭父喪，以纂修明史，命在館守制。喪終，三遷內閣學士，直上書房。二年，左授侍讀學士。累遷工部尚書，調刑部，兼署左都御史。十一年，命在軍機處行走。十四年，金川平，加太子少師。是歲，命協辦大學士。十五年，命降授兵部侍郎。十六年，調戶部侍郎。十七年，授工部尚書。十九年，加太子太傅，兼刑部尚書。二十年，準噶爾平，軍機大臣得議敘。二十一年，調工部尚書。二十二年，授吏部尚書。二十三年卒，上親臨賜奠，贈太子太師，諡文端。</p> <p>②十五年四月，同莊親王等釐定《皇朝禮器圖》。十九年二月，同蔣溥等修《盤山新志》。二十年五月，平定準噶爾。七月，充《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總裁。</p>	<p>《日講禮記解義》 《平定準噶爾方略》 《松泉集》 《皇清文穎》 《皇朝禮器圖式》 《時晴齋法帖》 《御製詩初集》 《御覽經史講義》 《欽定三禮義疏》 《欽定大清會典》 《欽定叶韻彙輯》 《欽定同文韻統》 《欽定康濟錄》 《欽定授時通考》 《欽定盤山志》 《欽定錢錄》 《詞林典故》</p>	<p>①《清史稿校註》，冊 11，卷 309，列傳 89，頁 8974-8975。</p> <p>②《清史列傳》，冊 5，卷 19，頁 1460-1463。</p>
	嵇璜	經筵講官吏部右侍郎	江蘇無錫	康熙 50 年 (1711) ~ 乾隆 59 年 (1794)	<p>①璜，字尚佐。雍正七年，賜舉人。八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年裁二十。授編修，再遷諭德。乾隆元年，命直南書房。三年，丁父憂，服</p>	<p>《御製詩二集》 《御製詩初集》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 《御覽經史講義》</p>	<p>①《清史稿校註》，冊 11，卷 317，列傳 97，頁 9099-9102。</p>

職名	姓名	時任職銜	籍貫	生卒年	傳略(節錄)/ 生平資料	參與/著作	資料出處
編纂					<p>關，擢庶子。兩歲四遷左僉都御史。璜侍曾筠行河，習工事。授大理寺卿。累遷戶部侍郎。十九年，堤工竟，議敘，轉吏部。二十二年春，授河南副總河。二十三年正月，擢工部尚書。九月，調禮部。二十四年四月，請在籍終養。三十二年，服闋，署禮部尚書，旋實授。七月，授河東河道總督。三十三年九月，召授工部尚書，罷直南書房。三十六年，遷工部侍郎。三十八年，擢尚書，調兵部。四十年，復調工部。四十四年，調吏部，協辦大學士。四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在上書房總師傅上行走。五十九年七月卒，年八十有四，命皇八子奠醑，贈太子太師，賜葬祭，諡文恭。</p> <p>②三十九年，充《四庫全書》館正總裁。九月，授文淵閣領閣事，兼國史館正總裁。四十六年二月，充三通館正總裁。</p>	<p>《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皇朝通志》 《欽定皇朝通典》 《欽定授時通考》 《欽定歷代職官表》 《欽定錢錄》 《欽定續文獻通考》 《欽定續通志》 《欽定續通典》</p>	<p>②《清史列傳》，冊6，卷21，頁1557-1569。</p>
	袁日修	經筵講官吏部右侍郎	江西新建	康熙 51 年 (1712) ~ 乾隆 38 年 (1773)	<p>①袁日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自編修五遷至侍郎，歷兵、吏、戶諸部。二十年五月，下部議奪職，左授右中允。十二月，擢吏部侍郎。二十一年，命在軍機處行走。二十二年，上南巡蒞視，既返蹕，命日修會山東、河南、安徽諸巡撫周行積水諸州縣，畫疏濬之策。調戶部侍郎。二十五年，授倉場侍郎。二十九年，命日修暫署福建巡撫。三十年，署戶部侍郎。三十一年，遷尚書，歷禮、工、刑三部。三十四年，召授刑部尚書。左授順天府府尹。尋遷工部侍郎。三十六年，遷工部尚</p>	<p>《御製文初集》 《御製詩二集》 《御製詩三集》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 《欽定大清會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重刻淳化閣帖釋文》 《欽定錢錄》</p>	<p>①《清史稿校註》，冊11，卷328，列傳108，頁9215-9217。 ②《清史列傳》，冊6，卷23，頁1770。 ③〈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經筵講官南書房供奉工部尚書監管順天府尹事諡文達顯考漫士府君行述〉</p>

職名	姓名	時任職銜	籍貫	生卒年	傳略(節錄)/ 生平資料	參與/著作	資料出處
編纂					書，命南書房行走。三十八年加太子少傅。卒，諡文達。 ②三十八年二月，充《永樂大典》總裁。閏三月，充《四庫全書》館總裁。 ③甲子，命入直預修《西清古鑑》，遷詹事府少詹事，旋命南書房行走。		
	金德瑛	禮部右侍郎	浙江仁和	康熙 40 年 (1701) ~ 乾隆 27 年 (1762)	金德瑛，字汝白，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進士，廷對初置第六，高宗親擢第一，授修撰。是歲，舉博學鴻詞科，德瑛以薦徵。既入翰林，不更試。旋命南書房行走，充江南鄉試考官。十九年，遷內閣學士。二十一年，遷禮部侍郎。充江西鄉試考官。二十三年，督順天學政。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二十七年正月卒。	《御製詩二集》 《御製詩初集》 《御覽經史講義》 《欽定康濟錄》 《欽定授時通考》 《欽定錢錄》	《清史稿校註》，冊 11，卷 312，列傳 92，頁 9017。
	觀保	經筵講官兵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事	滿洲正白旗	康熙 50 年 (1711) ~ 乾隆 41 年 (1776)	觀保，內務府正白旗滿洲人，姓索綽絡。乾隆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四年，散館授編修。六年五月，充雲南鄉試正考官。十二月，在南書房行走。八年二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四月，遷侍講。九年十二月，提督安徽學政。十二年，詔留任。十三年五月，轉侍讀。六月，遷國子監祭酒。閏七月，擢內閣學士。八月，署刑部侍郎。十四年正月，兼國子監祭酒，充經筵講官。十二月，授兵部侍郎，仍兼刑部侍郎。十七年，充武會試正考官。二十年，在上書房行走。二十二年兼管正白旗滿洲副都統。二十五年，充浙江鄉試正考官。二十七年，調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二十八年，以吏部侍郎管理兵部侍郎。二十九年，調兵部侍郎。三十年，授左都御史。三十三年四月，兼署禮	《石渠寶笈》 《皇朝禮器圖式》 《御製文初集》 《御製詩二集》 《御製詩三集》 《御製詩初集》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 《御覽經史講義》 《欽定大清會典》 《欽定太常寺則例》 《欽定錢錄》	《滿漢名臣傳》，冊 2，頁 1371-1374。

職名	姓名	時任職銜	籍貫	生卒年	傳略(節錄)/ 生平資料	參與/著作	資料出處
編纂					部尚書。十二月，調補禮部尚書兼鑲白旗蒙古都統。三十四年十二月，署左都御史。充經筵講官。三十五年八月，授左都御史，仍帶革職留任，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三十六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五月，充國史館副總裁。三十七年二月，上御經筵，觀保進退失次不能終講，命革去頂帶，從寬留任。四十一年，卒。		
	于敏中	經筵講官兵部左侍郎	江蘇金壇	康熙 53 年 (1714) ~ 乾隆 44 年 (1779)	①于敏中，字叔子，江蘇金壇人。乾隆三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以文翰受高宗知，直懋勤殿，敕書華嚴、楞嚴兩經。累遷侍講，典山西鄉試，督山東、浙江學政。十五年，直上書房。累遷內閣學士。十八年，復督山東學政。擢兵部侍郎。二十一年，丁本生父憂，歸宗持服。逾年，起署刑部侍郎。二十三年，調戶部，管錢法堂事。二十五年，命為軍機大臣。三十年，擢戶部尚書。三十三年，加太子太保。三十六年，協辦大學士。三十八年，開四庫全書館，命敏中為正總裁，主其事。又充國史館、三通館正總裁。屢典會試，命為上書房總師傅，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四十四年，卒，優詔賜恤，祭葬如例，祀賢良祠，諡文襄。 ②四十一年七月，充文淵閣領閣事。	《平定準噶爾方略》 《西清硯譜》 《皇朝禮器圖式》 《浙程備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製文初集》 《御製詩二集》 《御製詩三集》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 《欽定日下舊聞考》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 《欽定重刻淳化閣帖釋文》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欽定剿捕臨清逆匪紀略》 《欽定滿洲源流考》 《欽定錢錄》	①《清史稿校註》，冊 11，卷 326，列傳 106，頁 9196-9197。 ②《清史列傳》，冊 6，卷 21，頁 1545-1549。
	董邦達	工部左侍郎	浙江富陽	康熙 38 年 (1699) ~ 乾隆 34 年 (1769)	①董邦達，字孚存，浙江富陽人。雍正元年，選拔貢生。以尚書勵廷儀薦，命在戶部七品小京官上行走。十一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乾隆三年，充陝西鄉	《石渠寶笈》 《明史綱目》 《西清文類》 《御製文初集》 《御製詩二集》 《御製詩初集》	①《清史稿校註》，冊 11，卷 312，列傳 92，頁 9021。

職名	姓名	時任職銜	籍貫	生卒年	傳略(節錄)/ 生平資料	參與/著作	資料出處
編纂					<p>試考官。授右中允，再遷侍讀學士。十二年，命直南書房，擢內閣學士。十五年，補原官，遷侍郎，歷戶、工、吏諸部。二十七年，遷左都御史，擢工部尚書。二十九年，調禮部。三十一年，調還工部。三十二年，仍調還禮部。三十四年，卒。賜祭葬，諡文恪。</p> <p>邦達工山水，蒼逸古厚。論者謂三董相承，為畫家正軌，目源、其昌與邦達也。</p> <p>②九年六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一年，以與修《明史綱目》告成。十二年九月，《皇清文穎》告成。</p> <p>邦達工繪事，御製詩題詠甚多。</p>	<p>《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p> <p>《御選唐宋文醇》</p> <p>《欽定四書文》</p> <p>《欽定康濟錄》</p> <p>《欽定授時通考》</p> <p>《欽定盤山志》</p> <p>《欽定錢錄》</p> <p>《皇清文穎》</p>	②《清史列傳》，冊5，卷20，頁1475-1477。
	王際華	經筵講官工部右侍郎	浙江錢塘	康熙56年(1717)~乾隆41年(1776)	<p>①王際華，字秋瑞，浙江錢塘人。乾隆十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十三年，大考翰詹，擢侍讀學士、上書房行走。三遷至侍郎，歷工、刑、兵、戶、吏諸部。三十四年，遷禮部尚書。三十八年，加太子少傅，調戶部尚書。四十一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p> <p>②三十八年三月，充《四庫全書》總裁官。四月，晉太子少傅。五月，命辦理《四庫全書》纂要。</p>	<p>《皇朝禮器圖式》</p> <p>《御批歷代通鑑輯覽》</p> <p>《御製文初集》</p> <p>《御製詩二集》</p> <p>《御製詩三集》</p> <p>《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p> <p>《欽定天祿琳琅書目》</p> <p>《欽定四庫全書》</p> <p>《欽定重刻淳化閣帖釋文》</p>	<p>①《清史稿校註》，冊11，卷328，列傳108，頁9220。</p> <p>②《滿漢名臣傳》，冊4，頁3497-3499。</p>
	錢維城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江南武進	康熙59年(1720)~乾隆37年(1772)	<p>①錢維城，字宗盤，江南武進人。乾隆十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功令，初入翰林，分習清、漢文。是歲，即遷右中允，命南書房行走。三遷，再轉為刑部侍郎。三十七年，丁父憂，歸，以毀卒。諡文敏。</p> <p>維城工文翰，畫山水幽深沉厚。錢陳群謂維城通籍後畫益工，蓋得益於邦達云。</p>	<p>《御製文初集》</p> <p>《御製詩二集》</p> <p>《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p> <p>《欽定三禮義疏》</p> <p>《欽定重刻淳化閣帖釋文》</p> <p>《欽定錢錄》</p> <p>《錢文敏公全集》</p>	<p>①《清史稿校註》，冊11，卷312，列傳92，頁9021-9022。</p> <p>②《清史列傳》，冊6，卷23，頁1771-1773。</p>

職名	姓名	時任職銜	籍貫	生卒年	傳略(節錄)/ 生平資料	參與/著作	資料出處
編纂					②維城工繪事，所進畫冊，多蒙御題。		
摹篆	陳孝泳	舉人候補國子監學正	浙江嘉善	康熙 54 年 (1715)~ 乾隆 44 年 (1779)	陳孝泳，字廉言，號楓厓，婁縣人。乾隆十七年順天舉人，官光祿寺卿。博雅，工篆隸。乾隆十年，汪文端薦修《西清古鑑》。十七年舉順天鄉試。書成複奏，留供奉懋勤殿。袁文達薦為學正。累官光祿寺卿。孝泳侍直內廷。凡奏御筆札用篆隸八分者多奉勅書進。(松江府志)	《西清硯譜》 《皇清文類》 《欽定重刻淳化閣帖釋文》	《皇清書史》 卷 8
	楊瑞蓮	舉人	江蘇常州		①楊瑞蓮，字芝圃，常州人。工篆隸。梁文莊薦入懋勤殿修《西清古鑑》，上嘉其書，賞舉人。書成議敘官湘潭知縣升知州。(翼駟稗編) ②十八年奉諭旨內廷行走之縣丞張宗蒼、監生徐揚、楊瑞蓮効力皆已數年，甚屬黽勉安靜。張宗蒼年已及暮，著加恩賞給戶部額外主事。徐揚、楊瑞蓮著加恩賞給舉人。		①《皇清書史》卷 14 ②《皇朝文獻通考》卷 50 頁 39。
繪圖	梁觀	畫院供奉	廣東		…查得行走畫法瑯人黃深、梁紹文每人廣東原給安家銀一百兩，每月各食造辦處錢糧銀八兩，羅福旻、倫斯立、胡思明、梁觀每人廣東原給安家銀一百兩…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0，乾隆六年十一月初三日〈記事錄〉，頁 312。
	李慧林		廣東		(乾隆六年)本年七月二十日粵海關監督鄭五賽遵送到畫法瑯入黨應時、李慧林、胡禮運業已進內行走。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0，乾隆六年十一月初三日〈記事錄〉，頁 312。
	丁觀鶴		直隸順天人		丁觀鵬弟。工人物。《石渠》著錄一。摹宋人《獵騎圖》一卷。		《國朝院畫錄》，卷上，頁 63。

職名	姓名	時任職銜	籍貫	生卒年	傳略(節錄)/ 生平資料	參與/著作	資料出處
繪圖	党應時		廣東		本年(乾隆六年)七月二十日粵海關監督鄭五賽遵送到畫法瑯入党應時、李慧林、胡禮運業已進內行走。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0，乾隆六年十一月初三日〈記事錄〉，頁312。
	羅福畋		廣東		①工山水人物樓觀，參用西洋法，筆意極細。《石渠》著錄一。《清明上河圖》一卷。 ②…查得行走畫法瑯人黃深、梁紹文每人廣東原給安家銀一百兩，每月各食造辦處錢糧銀八兩，羅福畋、倫斯立、胡思明、梁觀每人廣東原給安家銀一百兩…		①《國朝院畫錄》，卷上，頁15。 ②《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0，乾隆六年十一月初三日〈記事錄〉，頁312。
	陳士俊		山陰 (今浙江紹興)		①陳士俊，字獻廷，山陰(今浙江紹興)人，擅長畫肖像，在京師時與大臣張照、張若靄有交往，後由張若靄薦舉，進入宮廷作畫。 ②(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首領李久明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畫畫人陳士俊、張著在畫院行走。		①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機構、制度及畫家〉，《美術研究》，1984年3期，頁54。 ②《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4，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畫作〉，頁457。
	程梁				工人物。《石渠》著錄三。《飲中八仙》一卷。款「臣程梁奉敕敬摹周文矩飲中八仙圖。」乾隆丁卯五月，御筆分書杜甫飲中八仙詩。		《國朝院畫錄》，卷下，頁39-40。

職名	姓名	時任職銜	籍貫	生卒年	傳略(節錄)/ 生平資料	參與/著作	資料出處
武英殿繕書	勵宗萬	太常寺少卿	直隸河間府靜海縣	康熙 44 年 (1705)~ 乾隆 24 年 (1759)	字滋大。康熙六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雍正二年，命直南書房，充日講起居注官，督山西學政。六年，遷國子監司業，按試潞安。臨晉民解進朝詐稱御前總管，私書請託，宗萬疏發之，諭嘉獎，遷侍讀，命巡察山西。八年，巡撫石麟劾宗萬擾驛遞，並縱僕受賂，坐奪官。十年，起鴻臚寺少卿，仍直南書房。四遷至禮部侍郎，調刑部。乾隆元年，吏部劾宗萬保舉河員受請託，坐奪官。尋命直武英殿。七年，再起侍講學士，累遷通政使。直懋勤殿，纂秘殿諸林，遷左副都御史。擢工部侍郎，調刑部。十年，坐縱門客生事，復奪官，手詔詰責，命還里閉戶讀書。十六年，復起侍講學士，累遷光祿寺卿。二十四年卒。	《石渠寶笈》 《秘殿珠林》 《欽定四書文》 《欽定康濟錄》 《欽定授時通考》	《清史稿校註》，冊 11，卷 273，列傳 53，頁 8576-8577。
	盧明楷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	江西贛州府寧都縣	康熙 41 年 (1702)~ 乾隆 31 年 (1766)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甯都盧公以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終於京邸，春秋六十。公初以諸生選拔入成均，還充武英殿校對，會詔刊正十三經廿二史。和碩莊親王、尚書張文敏公受詔編次律呂正義，又薦公為纂修官。尋舉順天鄉試，試授翰林院待詔，辛未歲成進士，改庶吉士，即充武英殿纂修官。明年散館授編修，又明年典陝西鄉試，又明年充會試同考官，分教庶吉士，轉武英殿提調官，充日講起居注官，又明年遷侍讀，又明年遷侍講學士，又明年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務。充武會試副總裁官，遂為武英殿總裁官。又明年左遷侍讀，又明年典河南鄉	《欽定康濟錄》 《欽定授時通考》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 《欽定四書文》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冊 9，卷 127，頁 5200-5201。

職名	姓名	時任職銜	籍貫	生卒年	傳略(節錄)/ 生平資料	參與/著作	資料出處
武英殿編書					試。其冬，和碩莊親王等奏公兼樂部行走。又明年遷右春坊右庶子，典順天武鄉試，又明年復為侍講學士，又明年提督河南學政，閱三載任滿還朝。其明年三月，擢詹事。		
	陳大化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	安徽廬江	康熙 54 年 (1715) ~ 乾隆 51 年 (1786)	陳大化，字鰲士，號葑池。乾隆甲子舉人，登戊辰梁國治榜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任山東、京畿等道監察御使，吏、禮、刑、工四科幾事中，戶部坐糧廳，陞江蘇常鎮道後補松太道，調督糧道署按察使司。	《葑池制藝》 《蓉鏡軒詩賦》	(清) 儲嘉珩、魏紹源，《嘉慶八年重修廬江縣志》，卷 9，頁 8，卷 10 上，頁 30-31。
	沈維基	貢生候選知縣	浙江海寧		乾隆二十七年准由永興縣知縣調補長沙縣知縣。	《乾隆永興縣志》	「內閣大庫檔案」，07759-001。
校刊	陸宗楷	國子監祭酒	浙江海寧	? ~ 乾隆 38 年 (1773)	①陸宗楷，榜姓陳，字健先，號鳧川，浙江海寧人。雍正癸卯進士，官景山教習，三年授檢討。歷官禮部尚書，左遷內閣學士。 ②乾隆十一至三十年任國子監祭酒。	《皇朝禮器圖式》 《欽定大清會典》 《欽定叶韻彙輯》	①《詞林輯略》，卷 10，頁 556。 ②「內閣大庫檔案」，016524。
	孫人龍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浙江湖州		孫人龍，字端人，約亭，頤齋，浙江省湖州府烏程縣人。雍正八年，登進士，改庶吉士。後擔任翰林院編修。雍正十三年，擔任雲南學政。後升任右中允。乾隆九年，擔任廣東肇高學政。乾隆十九年，擔任會試同考官。		「內閣大庫檔案」，104772-055393。 《清秘述聞三種》，上冊，卷 15，頁 469
	勵守謙	翰林院編修	直隸靜海		①乾隆十年乙丑科。杜訥曾孫，廷儀孫，宗萬子。字牧，號檢之。直隸靜海人，散館授編修，歷官洗馬，復降編修。 ②為著名藏書家。檢閱《四庫全書》，《三輔黃圖》、《晏子春秋》、《史通訓故補》等書，均是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欽定續通典》 《欽定續文獻通考》 《欽定續通志》 《欽定四庫全書》	①《詞林輯略》，卷 4，頁 168。 ②檢索「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職名	姓名	時任職銜	籍貫	生卒年	傳略(節錄)/ 生平資料	參與/著作	資料出處
校刊	蔣櫬	翰林院編修	江南 常熟		①乾隆十六年辛未科。廷錫孫，溥子。字作梅，號伯欽，江南常熟人，散館授編修，官至兵部右侍郎。 ②(蔣)櫬，字作梅，乾隆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尋擢司業、翰林侍講。襲輕車都尉。即家，授左副都御史，晉兵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以疾卒於官。賜祭葬。	《皇朝禮器圖式》 《欽定大清會典》 《御製文初集》 《御製詩二集》	①《詞林輯略》，卷4，頁176。 ②《蘇州府志》，卷100，頁40。
	吉夢熊	翰林院編修	江蘇 丹陽	康熙60年 (1721)~ 乾隆59年 (1794)	吉夢熊，字毅揚，一字渭崖。江蘇丹陽人。乾隆壬申進士，選庶吉士。累官順天府府尹。官至通政。	《欽定四庫全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史館傳稿》，701005914。
	李英	翰林院檢討			(尚無法確認)	《欽定三禮義疏》	
監造	四格	內務府郎中			…本處當差正白旗四格佐領下…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6，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各處行文〉，頁804。
	富明	內務府員外郎			(尚無法確認)		
	六格	監造			(尚無法確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欽定大清會典》	
	吉蘭泰	庫掌			…武英殿庫長吉蘭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欽定大清會典》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3，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錢糧庫〉，頁530。
監造	舒義	庫掌			(尚查無)		

Period Context in the Appearance of the *Catalog Xiqing gujian*

Wu, Hsiao-yun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In 1749, the fourteen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1735-1795), the emperor ordered high officials to compile a catalog of the finest ancient bronze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Forbidden City. Entitled *Xiqing gujian*, it was completed two years later in forty *juan* and featured 1,529 bronzes along with an addendum in sixteen *juan* for “Catalog of Coins.” The *Wuying* Palace printed the compilation in 1755, representing the largest catalog of ancient bronzes up to that time and also an important event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past, most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of “*Xiqing sijian*” took the form of general studies discussing the publication itself, the collection of bronzes, and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ereof. However, many questions remain, such as...Why was the Qianlong emperor so interested in ancient bronzes? Where did his particular interests lie? What was the specific context behind the compilation of this first Qing dynasty catalogue of bronzes? These questions and the different role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his court officials, and workshops in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in organizing and using ancient bronzes have been less studied, leaving many background facets unexplored. For this reason, the present study takes as its focus the usage and appreciation of ancient bronzes, the background of participants involved in the project,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workshops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In doing so, the period context behi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Xiqing gujian* catalog can be fleshed out and better understood.

The present study points to the compilation of *Xiqing gujian* as a catalogue provid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scholar-officials in appreciating antiquities, Confucian studies,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Studying the activities of those involved in the project and seeing how they took part in the cultural enterprise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demonstrates how the compilation of *Xiqing gujian* was an effort culminating in the coordinated effort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scholar-officials, workshops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and even those recommended from outside the palace. Of special

note is how artists in the Painting Academy and enamelware painters worked together in understanding how to depict antiquities, showing craftsmen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coming together and provid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workshops and their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Qianlong emperor, *Xiqing gujian*, ancient bronzes, workshops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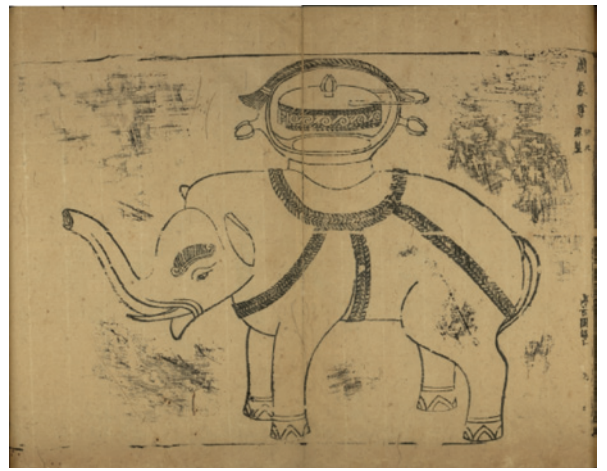
圖 1 周獸耳區壺及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 明 仇英 漢宮春曉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周犧尊二〉 宋 王黼等撰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 元至大間刊明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 〈周象尊〉 宋 王黼等撰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 元至大間刊明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c 〈太廟正殿犧尊〉 清 允祿等奉敕撰 《皇朝禮器圖式》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d 〈太廟正殿象尊〉 清 允祿等奉敕撰 《皇朝禮器圖式》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宣和博古圖》與《皇朝禮器圖式》的犧尊、象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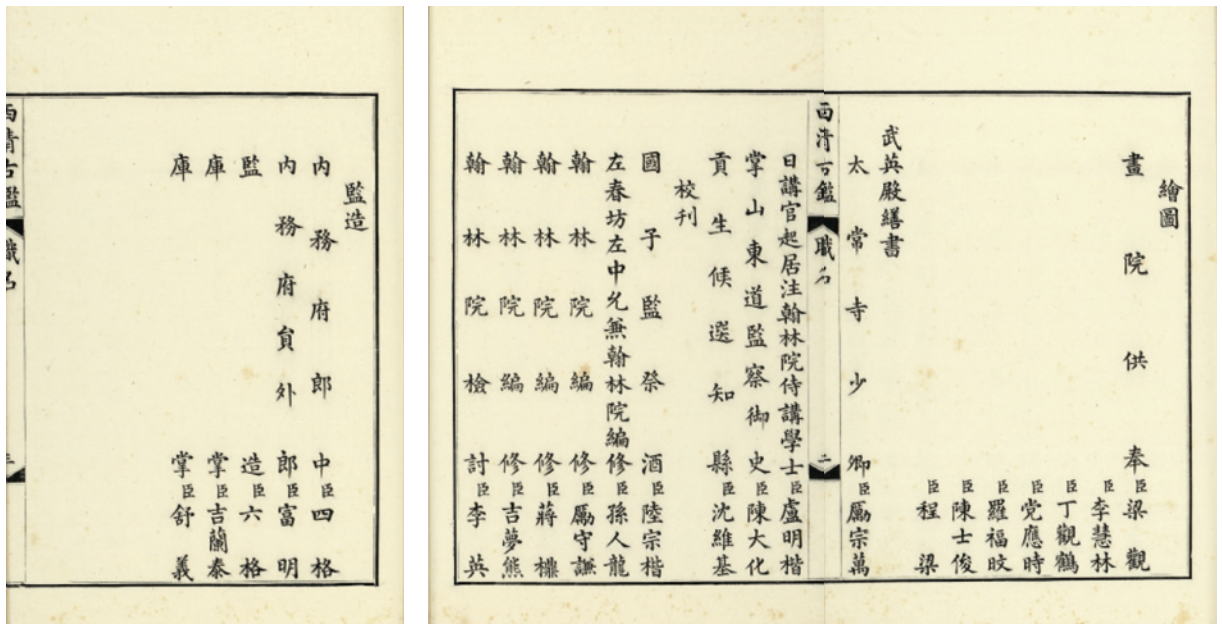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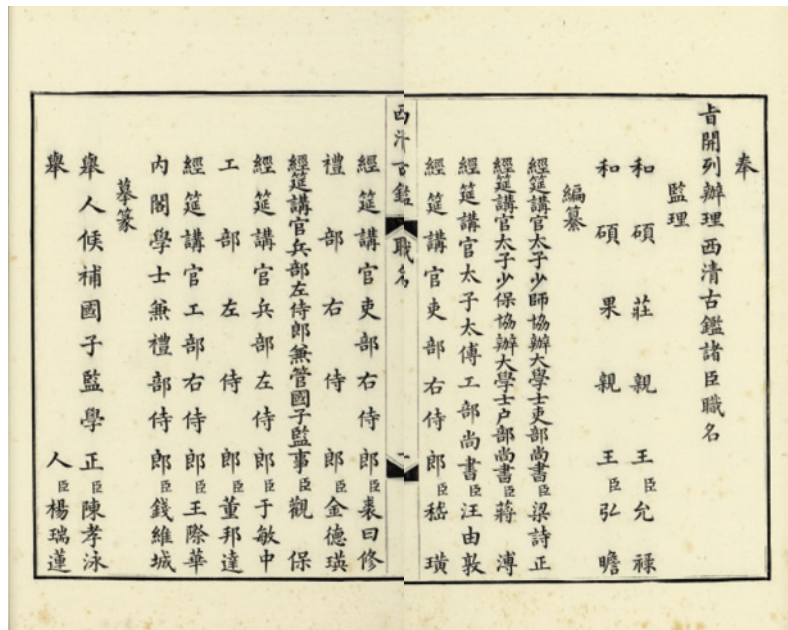


圖4 〈職名〉 清 梁詩正等奉敕撰 《欽定西清古鑑》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周諸姬尊〉 清 梁詩正等奉敕撰
《西清古鑑》 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
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 商後期 亞醜者矧方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 《西清古鑑》殿本〈周諸姬尊〉與原器



圖 6 清 乾隆 畫瑠瑯雷紋獸耳銜環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